

驯服美国权力： 对美国首要地位的全球回应

TAMING AMERICAN POWER

THE GLOBAL RESPONSE TO U.S. PRIMACY

STEPHEN M. WALT

[美] 斯蒂芬·M. 沃尔特 著

郭 盛 王 颖 译

东
方
编
译
所
译
丛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驯服美国权力： 对美国首要地位的全球回应

TAMING AMERICAN POWER
THE GLOBAL RESPONSE TO U.S. PRIMACY
STEPHEN M. WALT

[美] 斯蒂芬·M. 沃尔特 著
郭 盛 王 颖 译

东
方
编
译
所
译
丛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驯服美国权力:对美国首要地位的全球回应/(美)
沃尔特(Walt, S. M.)著;郭盛,王颖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东方编译所译丛)
书名原文: Taming American Power: The Global Res-
ponse to U. S. Primacy
ISBN 978-7-208-08120-8
I. 驯… II. ①沃…②郭…③王… III. 霸权主义-研究-
美国 IV. D7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4505 号

责任编辑 张玲雅

封面装帧 王小阳

驯服美国权力:对美国首要地位的全球回应

[美] 斯蒂芬·M. 沃尔特 著

郭胜 王颖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5 插页 4 字数 213,000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00

ISBN 978-7-208-08120-8/D·1433

定价 28.00 元

前 言

将美国描述为继罗马之后最强大的国家已经成了陈词滥调,但是和大部分的陈词滥调一样,它的确体现了现实的本质特征。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强烈地意识到,几个世纪以来,美国一直都拥有前所未有的强国地位。对于美国人而言,这样的主导地位既是一种骄傲的资本,亦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它提供给美国足够的安全感以及依照其利益和价值观塑造社会的能力。因此,在美国国内,关于美国首要地位的争论大多集中在利用其巨大的政治权力的最佳方式上。

相形之下,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则将美国的首要地位看作是一个日益棘手的问题。我们的地位不仅仅对那些在利益和价值观上和美国有冲突的国家构成了直接的威胁,更严重的是,其他民主国家如今开始担心权力过于集中在华盛顿的手里。在过去的几年里,它们对于美国领导人选择使用权力的方式产生了越来越高的警惕性。在美国人还在讨论该如何使用自己的权力的同时,世界的其他国家正筹划着该怎样驯服美国的权力。一些国家想要对其加以牵制或削弱,另外一些国家则是寻求利用和开发它的方法。但是,美国权力作为国际政治的一部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轻易地忽视它。

本书研究了全球对于美国首要地位的各种反应,探寻美国利用自身权力的不同方式,并解释了世界上其他国家恐惧、怨恨甚至憎恶美国现今在世界舞台上所扮演角色的原因。书中同时描述了各个国家为了对付美国权力所设计的战略,论证了这些战略往往是出乎意料地有效。美国可

能比任何一个国家更为强大，或者甚至可以说它几乎可以匹敌所有竞争对手的联合力量，但是其他国家会想尽办法来阻碍、影响、破坏、防止、干扰以及干预美国促进其利益的努力。

对美国而言，任何一个有效的外交政策的制定都必须将敌友双方的战略纳入考虑之中。一旦我们明白其他国家如何试图驯服美国权力，那么，就更易于制定减少对立、扩大国际支持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全球对于美国首要地位的反应说明美国应该回归到一种更谨慎的“离岸制衡”战略，并且应投注更多的精力说服其他国家，让它们认同美国的政策是正当合法且普遍受益的。

虽然如美国这般的超级大国会显得绝世而独立，可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因此退出对于国际事务的积极参与。为了获取首要地位所带来的所有利益，同时避免过去的几个世纪反复出现的不幸，美国必须学习以更多的智慧和克制来指导其对外政策。本书解释了这些调整的必要性，并概述了什么才是更为成熟的对外政策。

斯蒂芬·M. 沃尔特

马萨诸塞州剑桥市

致 谢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欠下不少“人情”,很高兴现在可以向他们表达我的谢意。

哈佛大学魏德海国际事务中心(Weatherhea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的支持和肯尼迪政府学院的院长研究基金(Dean's Research Fund)对于完成此书十分重要。感谢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提供本人前往日本和印度开展访问的经费。同时,要感谢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及其主任格雷厄姆·T.艾利森(Graham T. Allison),在撰写本书的最后一年,他为自己的研究助手们提供了办公场地,还要感谢当时的美国驻印度大使罗伯特·布莱克威尔(Robert Blackwill)及其高级顾问阿什利·泰利斯(Ashley Tellis)协助我的新德里之行,同样要感谢的是开启我日本之行大门的麻省理工学院的理查德·塞缪尔斯(Richard Samuels)。我尤其感谢所有和我分享他们对于美国权力观点的人,包括迪潘舒·巴格奇(Deepanshu Bagchee),康迪·巴基派(Kanti Bajpai),P. R. 查里(P. R. Charri)、普兰·考普拉(Pran Chopra)、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格普塔(Arvind Gupta)、巴拉特·卡纳德(Bharat Kharnad)、维吉·奈尔(Vijai Nair)、拉贾戈帕兰(Rajesh Rajagopalan)、V. R. 瑞哈万(V. R. Raghavan)、本田胜(Masaru Honda)、久生三露(Hisao Mitsuyu),西原雅史(Masashi Nishihara)、冈本行夫(Yukio Okamoto)、大河原良雄(Yushio Okawara)、冈崎久彦(Hisahiko Okazaki)和田中明彦(Akihiko Tanaka)。

此书的部分内容曾提供给以下学院的研讨会或讲座：哈佛大学的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塞伦市汉密尔顿大讲堂(Hamilton Hall Lecture)系列、芝加哥大学国际安全政策项目(Program 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olicy)、波士顿大学、密苏里-圣路易斯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默计恩中心(Mershon Center)、俄亥俄卫斯里昂大学、普渡大学、新加坡防御与策略研究机构(Institute for Defence and Strategic Studies)、新德里国防学院(National Defence College)、耶鲁大学、国际战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trategic Studies)、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和海军战争学院(Naval War College)。感谢这些机构允许我呈现这部还在进展中的书作，也感谢与会人员提供的诸多有益的观点。

我也感谢那些阅读并评价过本书原稿的学者，包括罗伯特·阿特(Robert Art)、马特·邦恩(Matt Bunn)、西约姆·布朗(Seyom Brown)、杰夫·弗兰科尔(Jeff Frankel)、罗伯特·芬伦斯(Robert Lawrence)、史蒂夫·米勒(Steve Miller)、萨曼莎·鲍尔(Samantha Power)、弗雷德·肖尔(Fred Schauer)和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每一位都提供了有价值的建议(我也采纳了许多)，但是如有对于事实和理解的偏差，将由我个人负责。另外，要感谢杰夫·卡普洛(Jeff Kaplow)、斯蒂芬·史密斯(Stephen Smith)和马克·哈斯(Mark Haas)堪称典范的研究助理工作以及不可或缺的戴维·赖特(David Wright)，你让我的职业生涯有条不紊。

本书的部分段落引用了本人早年的一些专著，包括“American Primacy: Its Prospects and Pitfalls”，发行于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55, no.2(spring 2002)和“Keeping the World ‘Off-Balance’: Self-Restraint and U.S Foreign Policy” in G. John Ikenberry, ed., *America Unriva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感谢这两家出版社允许我使用这些材料。

另外值得特别感谢的三位是我的编辑罗比·哈林顿(Roby Harrington)，他在我进度缓慢时给予了善意的责备，在本书初成时作了机智的评鉴，万分感谢他的友谊和鼓励。第四章的部分内容引用了和芝加哥大学

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共同研究成果,该章节的论点多亏了他的努力和洞见。我同时也要感谢他对于原稿其他部分的建议以及多年的友谊。我的太太丽贝卡·斯通(Rebecca Stone)是一位值得尊重的评论家,她给予我无尽的支持。她还承担了对原稿部分内容的结构性调整,这些章节如今所拥有的高质量主要得益于她拥有作家、编辑和我的灵感女神的才能。

最后,我将此书献给我的孩子加布里埃尔(Gabriel)和凯瑟琳(Katherine)。书终于写完了。你们现在愿意干点什么?

目 录

前言 / I

致谢 / III

导言 美国权力所面临的问题 / 1

第一章 美国首要地位的对外政策 / 14

第二章 怨恨的根源 / 47

第三章 反对的战略 / 94

第四章 和解的战略 / 159

第五章 基于国家利益的对外政策 / 198

导 言

美国权力所面临的问题

美国该如何处理自己的权力？自从建国以来，美国的领导人便开始斟酌这个问题，尤其是在美国升级成超级大国之后。¹有些时候，答案似乎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在冷战期间，“牵制”苏联是一个明晰的目标——但是各个过渡阶段总是会引发对于美国权力应归于何处的更广泛的争论。当苏联解体而美国独自站在世界力量的峰顶时，对于美国在国际社会所应扮演角色的争辩重新开始，一批专家、学者以及前任的政策制定者立即对美国该如何运用其空前的机会提出了建议。²

美国是否应该抓住这样的“单极时刻”来传递其自由民主的理想，利用其经济和军事力量来挫败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独裁者们，并采取积极方式来防止未来“对等竞争者”的出现？³美国应该努力成为全球霸主还是应该满足于领导一个稳定积极的民主国家多边联合体？⁴美国的领导人是否应该关注于建立一个更具活力的国际机构，加强国际法的权威性，帮助缓解全球贫困问题并防止对人权的侵犯？⁵现在，对于美国而言，在全球保持大规模的军事力量以控制区域竞争，并将战争的危险降到最低限度的行动是否还有意义？⁶抑或美国是否要回归到其早期“离岸平衡手”的地位，准备在其关键利益受到威胁时施展其权力，但不再维持大量的海外军力。⁷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毫不意外，美国对所面临的政策选择已经开展激烈讨论。可由于选择范围相当广泛且没有任何威胁或目标可集中

整个国家的注意力，讨论很难达成一致的结论。即使是对 2001 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美国国内也未能产生一致意见。虽然对于追踪基地组织的重要性曾形成广泛的认同，但 2004 年的总统竞选表明，对于如何对抗恐怖主义，或者是美国该如何使用其无可匹敌的权力来提高自身利益或寻求更为广泛的人民福利等问题，仍未能形成全国的统一意见。没人能否认美国权力的重要性，但是对于在未来如何使用它仍处于争议之中。

然而，其他国家该怎么对待美国的权力呢？这是它们共同面临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过去的十年中从未如现在这般尖锐。当这么多的权力集中在一个国家的手里，而其公民又一直认为自己具有无与伦比的美德且注定要领导整个世界时，那么其他国家会怎么想？美国的首要地位是否是全球稳定的一个来源，是延伸自由、民主和人权等普遍价值观的一个机会？这个首要地位是否会推动全球市场的扩张并与全球财富和福利增长相一致？抑或美国的主导地位该受到其他国家的抵抗，这样它们的自身利益便不会被美国压倒性的权力所忽略或损伤？

试想，如果你是法国总统，你是这个拥有超过 400 年的重要文化力量的骄傲民族的领袖，你的国家曾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法国和美国在民主的意识形态根源上有类似之处（但并非相同），可美国社会的某些方面让你的国民觉得麻烦。美国的外交政策经常天真而又自负得让你大感吃惊，而你和你的大多数前辈对于理想世界秩序的理解是：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独享主导地位。⁸那么，你会如何对付美国呢？

相反，假设你是印度的总理。你管理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可你的国家同美国的关系常是敏感而棘手的。印度是南亚最强大的国家，但和邻国巴基斯坦的关系仍然紧张并可能激化——尤其是在目前两国均拥有核武器的情况下。你还要面对其他许多涉及国内以及周边地区的安全问题。中国力量的日益崛起对印度构成威胁，并可能将其置于一种永远次等的境地。然而，美国目前的显著优势——随心所欲的单边行动的能力——同样令人忧虑。有办法利用这种局势来增加印度本国的利益吗？

如果你是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你接手了一个苏联解体后的核心国，从而坐上了领导一个曾在冷战期间被美国

击败的国家这个不那么让人羡慕的位子。具有竞争力的市场以及民主体系的一些表象可能使俄罗斯处于较好的经济状况,但是它也为之付出不小的代价。作为曾经是世界两大超级大国之一的俄罗斯,数十年之后所处的这样的地位也足以让其羞愧。俄罗斯依然保留着超级大国的痕迹,例如,它有一个年久的核军火库,但这只是苏维埃帝国的一个黯淡缩影,绝无法企及当今的美国。那么如何防止美国强加自己的意志,如同它在帮助德国重新统一,并将你的前任盟国归并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时的所作所为,你该如何在这个笼罩着美国权力阴影下的世界提高自己的地位?

或者你假想自己是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或者是他的一个继任者。英国已然不是一个帝国,但是历史、文化以及自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之后每位首相的言听计从使你和美国这个巨人之间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关系”。那么,你该如何利用美国权力来提升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帮助你实现本国的外交政策目标?

考虑一下这个更加让人望而生畏的挑战——如果你是朝鲜的领导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遗迹,你的国家已经陷入贫困之中。你的国民生产总值还不及美国单纯用在军事开支上的4%,而你的人民面临着周期性的燃料短缺,每年都可能发生严重饥荒。你的海陆空军事力量在技术上落后,已不能和那地处南边比你成功的兄弟相抗衡。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称你为“流氓国家”,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则把你列入“邪恶轴心”的一部分,即使是中国这个你长久以来的盟国也日益产生了复杂而矛盾的心理。鉴于你所掌控的权力和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可支配的能力之间存在的巨大鸿沟,你能做些什么来把握大权,维护一定的行动自由?可能的话,甚至是提高你的地位?

又或许你是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以色列国家已经成立五十多年了。以色列人民的奋斗精神和坚定决心,加上来自美国的大量经济和军事援助,让这个国家在一系列战争中击败了周边国家,扩张了可控制的版图,成为当下该区域的主要军事力量。然而,这些胜利并未带来片刻安宁,因为你仍然面临着那些在以色列地区或者约旦河西岸以及加沙地带占领地300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顽强抵抗。以色列已经和埃及还有约旦签订了和平条约,但是之间的关系依然相对僵硬。尽管已经取

得了诸多成就，但以色列仍依赖于美国的慷慨援助和外交保护。冷战期间，这样的支持还能以宣称以色列为“战略资产”为理由，但随着冷战结束，舆论认为以色列的政策逐渐成为击败基地组织的障碍。在这样的艰难局势下，你如何保证美国仍然坚决地站在你这边？

该如何对付美国的权力？如同之前的这些例子所说明的，这个问题对于世界上每个国家的领导人来说是一个核心问题（如果不是唯一的话）。美国权力的问题不是他们所面对的唯一挑战，但这是一个他们不能忽视的问题。在权力大量集中于美国的情况下，美国领导人的决策将不可避免地对他国及其领导人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无论愿意与否，制定一个对付美国权力的政策已经成为世界上每个国家管理事务中的必要元素。

这个问题同时也应受到美国的关注。在九月晴朗的一个早晨，一小撮外国恐怖分子杀害了近3 000美国人，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去担忧他人是如何回应美国权力的呢？虽然美国享有现代历史上独一无二的首要地位，但它同样也和近200个国家共享一个地球。这些国家（在某些情况下，是非国家行为体）的措施将不可避免地影响美国实现其外交政策目标的能力。没有其他国家的合作，美国无法独自“磋商”出新的贸易协定；没有其他国家积极和持续的支持，美国也无法停止核技术的传播或者控制低浓度核材料的散布；如果不能使用外国军事设施（他国可以永远拒绝提供给美国），美国也无法参与战争；没有其他国家——尤其是联合国安理会现任成员国——给予同意，其军事行动也将无法获得合法庇护。如果美国自行（或者主要以象征性的“自愿联盟”身份）参战，那么浴血奋战以及战死沙场的将主要是美国的士兵们，而美国的纳税人将不得不负担其费用。即使是美国这样一个无敌的超级大国，没有外国情报机构和司法执行机构时时刻刻积极、热情的配合，也无法战胜全球恐怖主义的黑暗势力。美国的首要地位使其拥有诸多优势，但其他国家的行为依然决定着美国外交政策的成功与否。

简而言之，如果其他国家认可美国的目标并同意其实现目标的方式，将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相反，如果其他国家质疑美国的目标或者只是想阻止美国权力，那么对于美国的领导者而言，要实现目标就艰难许多。

我们对其他国家如何看待美国权力了解得越多,就越明白它们所采取的政策,也就越有条件形成一个可以获得最大支持和最少反对的外交政策。

本书的核心任务是:探究世界对于美国权力的回应。核心的问题不是“我们该怎么处理自己的权力”,而是“其他国家会怎么对付美国的权力”。正如我们所见,它们的态度也并非总是负面的。许多国家将美国权力看作世界上的积极力量,其主要的关注点在于确保美国的权力会用在提高它们的特定利益方面。然而,即使是美国的亲密盟国,时而也会担心美国政策的合法性、道德上的接受度和内容的明智程度,它们极力尝试将政策的负面后果降到最低。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国家对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其政策诉求持强烈的反对态度,它们运用多种策略来阻碍美国实现其目的,直面美国权力以追求自身的利益。

如何看待美国的首要地位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要解释为什么其他国家对于美国的首要地位感到不舒服,并描述它们是如何作出回应的。我无意寻求构建简单的理论来解释不同的回应,也尽量不把其他国家的行动硬是归到某一个理论传统。相反,我大量借用现有的国际政治的理论方法(包括一些本人的研究),不过刻意采用了折中的方式。从现实主义的传统观点来看,我基本上可以察觉到处于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对于权力均衡尤为敏感,并且一旦一个国家显然变得比其他国家强大时——无论其是多么善良或具有美德——它们通常会感到不自在。⁹而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国内的不同社会团体可能会对外交政策施加独立的影响,同时国外政权可能会有意识地尝试控制他国内政以影响其国际行动。¹⁰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来看待世界政治,我借用的重要理念则是:这些国家的回应并非只是针对美国拥有的自然条件、美国所追求的政策,还包括美国权力被描述或者被理解的方式以及被行使的意图。¹¹换句话说,全球主导言论将美国描述成一个“善意的霸权”、一个“不可或缺的权力”、一个“流氓的超级大国”还是

一个“单边主义的帝国”，对美国而言还是至关重要的。类似的问题是，美国权力的使用是和广泛适用的规范以及集体的理解相一致，还是只是一个“强者为所欲为”的案例？

我还借用其他的学术体系以寻求更多的观点。举例来说，在国际关系领域里有一个关于“弱国”的小文献，它分析了在这个由大国主导的世界上，相对弱小的国家所采取的战略。¹²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范畴内，有大量的著作分析了在社会秩序高度偏移，即强者似乎完全控制较弱一方的情况下（比如监狱、集中营、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所存在的不同策略。¹³虽然这些著作既非源于也不针对国际政治的相关问题，但是它们对那些弱势国家面对某一处在世界权力顶端的国家可能采取的策略提供了一些有趣的线索。

诸如在监狱、集中营、奴隶社会或是封建社会里，统治权威几乎完全控制了弱势的一方。谁是强者毫无疑问，即便弱者占据了更多数量。同时，他们在物质条件上的不足通常以意识形态的方式加以强化（比如，奴隶和农民总是被描述为先天不足因而命该如此），主导团体享有充分的自治并能强迫弱者按照其意愿行动。而且，一旦这种受到支持的意识形态完全被接纳，弱势方可能视这种情况为理所应当。

然而，即便权力处于高度集中状态，完全的控制也是不可能的。看守和狱警不可能监督犯人的一举一动，因此，他们必然选择监视某些违规行为而忽略其他的一些。他们会建立奖惩体系来防止犯人的违规行为。可犯人们也总是能找到躲避规矩的方法，故而并不是很值得去找出每一次可能的违规。确实，正如任何黑市用工方式所显示的，你施加越多限制，因成功规避限制而变相获得的潜在奖励就越多。犯人们并非完全没有资源，他们同意给负责人做额外“工作”，从而为获得额外特权而讨价还价。¹⁴简而言之，即使一个组织在权力上几近垄断，弱势方依旧能找到方法来获取所需，并抵抗当局的命令。

同样，工厂里的工人可以通过逃避、拖拉和怠工的策略抵抗来自上层的压力。¹⁵面对这些手段，工头和督导经常被迫作出默许，因为他们需要维持工厂的有效运营以保住他们的位子。弱势方也可以利用统治者的道德规范以及正当意识形态来抑制他们的权力。例如，如果一个封建地主

作为“贵族”成员之一，其身份必须部分地和其所谓的道德优越性相匹配（正如他应当对其租户的福利承担某些责任），那么租户便可以调用该原则来获得更好的待遇。当然，他们的要求可能会被忽略或者否定，但是一个其地位部分是基于“位高则任重”原则的贵族不可能完全忽视这样的要求。¹⁶

同样的逻辑也出现在一个更加“正常”的社会环境中，比如一个典型的小家庭。父母自然比孩子更为强势，并且他们可以控制家庭的财政来源。然而，即使是最严厉的父母也无法得到迅速而彻底的服从。孩子会拒绝上床，即使被迫上了床，他也会拒绝睡觉。哪怕是个蹒跚学步的孩子也常会想尽办法限制父母权威的有效性。而这样做就是为了可以尽量少地服从父母，更多地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他们会大哭、拖时间、耍赖、逗趣或是干等着，直到父母的注意力转移过来。父母经常屈服于这些伎俩，尤其是坐在公共等候室或是用餐的客人都有了楼下的时候。从某种绝对意义上而言，他们依旧更加强势，但有时作出些许让步而非滥用权力（尤其是在使用权力可能会把事情弄得更糟的时候）效果会更好。

但这和世界政治有什么关系？我无意暗示美国就是“全球范围内的奴隶主”，或者国际意义上的封建地主或监狱看守。（可能有些作家和政治活动家同意这种观点，但我并非其中之一。）美国并不扮演“父母”的角色，世界上其他国家也非“孩子”。在这些权力不对称分布的情况和美国目前的首要地位的情况之间所作的类比的确欠妥，故需谨慎使用。真正的等级制度是建立在权力的不对称和强大的合法的意识形态之上，大多是由国家权威及其对于正当武力的垄断来强化的。相形之下，在世界政治当中，所有的主权国家都具有同样平等的地位（即使它们所控制的权力大相径庭），没有一个国家能从其他国家那里获得有限而合法的权威。国家自决原则的主张与之恰恰相反：除由国际法定义和规定的特定情况外，没有一个国家——无论它有多么强大——可以被合法地授权对另一国家强加约束。¹⁷当然，国家之间的确会提出要求，但是这些要求能否被满足主要取决于权力和利益的平衡而不以正式的义务为基础。

尽管有这些警告，但关于高度扭曲的社会秩序的文献鼓励我们在美国的权力如何呈现于其他国家面前这一问题上拓宽思路。它同时将我们

的关注引到那些各式各样的微妙政策上，弱势的国家采用这些政策来抑制、操纵、抵抗、开发、规避和破坏美国的权力，通常是为了对付美国权力的现实。

美国有可能会受到勇敢抵抗吗？那些较弱的国家能否通过合理的方式（如传统的均势理论所预计的那样）来制衡美国的力量？或者美国已经遥遥领先而无以阻挡？它们能否动用各自的资源从而让美国的压迫成本变得过高？或者它们能否“直接说不”，并希望美国不会因此而报复？弱国能否通过采取美国反对但又无法轻易阻止的行动加以恐吓，以此来谋取其让步？这种策略何时会奏效？有可能用现有的国际制度来约束美国的权力吗？如果可能，会在什么时候以怎样的方式实施呢？其他国家能否通过质疑美国领导地位的合法性及其政策的道德性，从而动员更广泛的全球抵抗力量呢？

其他国家是否会选择和美国这个巨人结盟，以避免面对“集中的敌意”？¹⁸如果一个国家真的和美国结盟，其领导人是否能够和美国的领导者建立牢固的个人关系，并因此获得其他国家得不到的好处和让步？其他国家能操纵美国的国内政策以确保其权力有助于它们的利益吗？

以下的章节里，我会表明这些问题的答案为“是”。虽然美国在世界上是遥遥领先的强国，甚至可以说是现代史上最强大的国家，但其他国家有许多应对其权力的方法。大部分战略都无意改变全球力量的平衡（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不会），也不会直接危及美国的国土安全。但是，它们却影响了美国实现外交政策目标以打造一个更“称心如意”的世界的能力。

本书各章内容如下。第一章描述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主导地位，并总结了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使用其权力的各种方式。我认为，美国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权力地位，它用自己的权力塑造了一个能和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相融合的世界。美国并没有像“维护现状”的国家那样行事，而是利用其首要地位来增加其影响力，提高其面对潜在竞争对手时的地位并处理特定的安全威胁。

第二章探究了美国对于自身全球目标的理解和该目标在其他国家被认知的方式之间的广泛差距，主要是集中在为什么其他国家并非永远欢